

童话卷
贰

流金的 翅膀

王泉根
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 **推荐**



岁月如歌，
留住儿童文学最具、最美、
最善良的文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005	高洪波 王泉根	总序：中国儿童文学60年
013	樊发稼	童话卷序：美丽幻想编织的动人故事

穿越远古的传奇

002	洪汛涛	神笔马良
011	葛翠琳	野葡萄
022	孙幼军	门神
044	高洪波	鱼灯
055	李少白	三个和尚外传

校园内外的怪怪事

064	任溶溶	奶奶的怪耳朵
073	刘厚明	魔鬼脸壳
081	彭 懿	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
092	李志伟	校园改造计划
098	杨 鹏	耳朵出逃

动物王国的我型我秀

106	陈伯吹	一只想飞的猫
129	洪汛涛	狼毫笔的来历
143	吴梦起	老鼠看下棋
156	徐德霞	笑狼
161	朱效文	动物国里的老鼠
165	郑允钦	好蛇索索米

地球上的生命树

174 王宜振
179 周 锐
186 饶 远
198 谭小乔
208 野 军
213 童喜喜

老橡树
拯救伶仃草
巨人的彩色童话
火药镇
小木偶的泪
豹子，在他的丛林

藏在童话里的玄机

218 严文井
223 陈伯吹
245 金 近
254 金 波
259 赵燕翼
269 李仁晓

小溪流的歌
骆驼寻宝记
狐狸打猎人的故事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
阿蛋做值日

驶向梦中的绿岛

276 张之路
290 刘兴诗
295 白 冰
301 郭大森
310 葛 竞

315 曹文轩

妞妞与爸爸同岁
偷梦的妖精
梦的雕塑
天鹅的女儿
鱼缸里的生物课

跋：60年的寻找

318	附录一：童话卷全目录
323	附录二：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国家级奖项获奖篇目

中国儿童文学60年

高洪波 王泉根

六十年，个体生命的一个甲子。六十年，历史长河的一朵浪花。转眼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步发展演进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艺术规律。概括地说，六十年儿童文学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三十年则延续和展现了前三十年的良好基因。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现实与未来责任重于泰山。六十年儿童文学在不断探索中积聚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十分宝贵的经验，在作家原创与出版两个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一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成人文学是成年人之间的文学活动与精神对话，而“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即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包括编辑出版、批评研究、推广应用

等)主体是成年人,而其接受、消费主体是处于启蒙、成长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从根子上说是由成年人主宰、生产、指导的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体现成年人目的、目标、意志与理念的文学,因而这种文学与成年人如何理解、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也即“儿童观”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地位、权利、生存状况,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审美追求与艺术章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切儿童文学现象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规范着儿童文学,这就是成人社会的“儿童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儿童观呈现出传统社会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救救孩子”“儿童本位”——共和国成立后的“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新时期的“儿童权利”“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等既在某一时期某种儿童观占有主导地位而又相互渗透、交织的状态。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理论观念的演变、更新,正是围绕着“儿童观”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在历时性的轴线上经历了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成人中心主义的挑战。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十七年”(1949—1966),由于方方面面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重视,当代儿童文学曾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五十年代)。作家团队中既有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贺宜、包蕾、郭风等一直关心儿童的现代儿童文学老作家,又有鲁兵、圣野、洪汛涛、葛翠琳、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邱勋、萧平、袁鹰、柯岩、徐光耀、孙幼军、金波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年轻的共和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创作基调青春、乐观、清新、向上。张天翼提出的儿童文学要对儿童“有益”和“有趣”的两个标准,陈伯吹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要用儿童的眼睛看、耳朵听、心灵体会的著名的“童心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观念与审美走向。

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国内纷纭复杂的矛

盾纠葛，斗争升级，随着当代文学政治挂帅、“中心任务配合论”尤其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等思潮的急剧膨胀与干扰，儿童文学被迫突出成人中心主义，向成人文学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范式不断靠拢，消解以至铲平为儿童服务的根本艺术属性，造成如同茅盾在六十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尴尬局面。“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正是当时工具论文学观在儿童文学理论的突出反映。这一尴尬局面的彻底化解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功利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贴近儿童，走向儿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正是在“儿童本位”的旗帜下，后三十年儿童文学才能出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是快乐文学”“儿童文学的童年情结”“儿童文学的儿童视角”“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等等一系列执著儿童文学自身本体精神的学术话语与基本观念的探讨和建设。从整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后三十年儿童文学经历了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作家创作）艺术个性的三个阶段，但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设。“走向儿童”是后三十年儿童文学高扬的美学旗帜，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进入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网络时代传媒多元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至今依然检验和考验着儿童文学的现实姿态与未来走向。关于“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关于儿童文学的典型化与类型化创作应面对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观念，关于儿童文学阅读推广中的经典阅读、分级阅读、亲子阅读、班级阅读的

策略，关于儿童文学利用语文教学改革多渠道（课程资源、课外阅读、校园文化建设）进入校园的举措，关于儿童文学对接儿童影视、动漫、图画书、网络文学等多媒体形式的探讨，以及知名作家配合出版社纷纷走向孩子们中间签名售书、演讲儿童文学等方式，正是儿童文学应对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双重冲击和挑战所采取的积极策略与冷静理路。事实证明，儿童文学界的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是实事求是的、行之有效的。在今天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环境下，儿童文学工作者需要承担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真正对儿童负责、对民族和人类下一代负责的文化担当和美学责任，需要更为清醒地把握和坚守先进的科学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儿童观”。

二

六十年儿童文学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作家原创的大面积丰收和出版传播的超越式发展上。

作家队伍建设是发展文学事业的重中之重，没有作家原创就没有文学系统工程的一切。六十年间，中国儿童文学曾在长时期内拥有过“五代同堂”的鼎盛局面：第一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启蒙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等，第一代主要是开创之功、奠基之功，而且一开局就是大手笔。第二代是三四十年代战争环境中革命和救亡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贺宜等，他们用文学直接切入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革命救亡等时代命题。第三代是共和国“十七年”运动语境中的一代，代表人物有金近、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洪汛涛、鲁兵、任溶溶以及孙幼军、金波等，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原创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在文学配合“中心”“运动”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着痛苦的探索与民族化追求。第四代是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一代，代表

人物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班马、黄蓓佳、董宏猷、葛冰、周锐、冰波、郑春华等，他们的特殊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品格的执著坚守，努力地践行用文学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打造少年儿童良好的人性基础。第五代作家大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成名，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创造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群体，代表人物有杨红樱、汤素兰、彭学军、薛涛、殷健灵、郁秀等。今天，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中的一部分文学新秀也在积极加盟儿童文学，这是十分使人欣慰的现象。

六十年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开拓进取，扩大艺术版图，无论是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手法、文体等，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小说、诗歌创作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脉。前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杨大群的《小矿工》等；后者如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郭风的《叶笛集》，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胡奇的《五彩路》，柯岩的《小兵的故事》，肖平的《海滨的孩子》，邱勋的《微山湖上》等。童话创作注重张扬幻想空间，同时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包蕾的《猪八戒新传》、葛翠琳的《野葡萄》、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以及金江的寓言《乌鸦兄弟》，是“十七年”幻想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进入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想显得十分活跃，儿童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也逐渐由觉醒走向强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美学”，探索适于自己个性的创作方法。一个多

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共荣的儿童文学新格局就此形成，进入新世纪显得更为生动而清晰。于是这就有了：曹文轩坚守古典、追求永恒的《草房子》，秦文君贴近现实、感动当下的《男生贾里》，张之路集校园、成长于一体的《第三军团》，董宏猷跨文体写作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沈石溪全新的动物小说《狼王梦》，杨红樱、郑春华独创品牌的《淘气包马小跳》《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孙云晓的报告文学《十六岁的思索》，高洪波、金波、樊发稼、王宜振、徐鲁等拥抱童真、独创诗艺的儿童诗《我喜欢你，狐狸》《我们去看海》《小娃娃的歌》《笛王的故事》《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才有了金波的诗体童话、郑渊洁的热闹型童话、周锐的哲思型童话、冰波的抒情型童话、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以及成长小说、动物小说、双媒互动小说……才能出现旗号林立、新潮迭出的创作景象，高举起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探险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自画青春文学等一面面创新旗帜。

多元共荣的儿童文学新格局，需要我们的作家践行多种艺术创作手法，多样文学门类的审美创造，为小读者们提供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艺术作品。新世纪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作为。这具体体现在：追求深度阅读体验的精品性儿童文学与注重当下阅读效应的类型性儿童文学，直面现实、书写少年严峻生存状态的现实性儿童文学与张扬幻想、重在幻想世界建构的幻想性儿童文学，交相辉映，互补共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注入了一股深刻、飞翔、灵动的多样元素。

五六十年代，我国只有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少儿社，出版品种甚为有限。今天我们不但有34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这是儿童文学的出版主力军），同时国内570多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也争相出版少儿读物，还有民营企业公司的加盟。我国少儿图书的年出版品种已由过去的200多种发展到每年一万多种，年总印数由3000万册发展到6亿

多册，优秀图书的重版率达到50%以上。2006—2007年，我们还出版了囊括百年精粹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2008年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今年又出版了检阅新中国六十年儿童文学成就的《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等，这是何等使人鼓舞的业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体，现在更有网络、音像、影视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大面积的传播形式与途径，极大地促进并确保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亿万小读者真正享受到阅读的自由与快乐。

三

在全球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不同儿童文学的格局中，中国人创造的文明／文化／文学／儿童文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这里面，中国作家创造的儿童文学，已经成为滋润、化育数以亿计的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食粮。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

在对待文化与文学的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妄自尊大”，关起门来自鸣得意；但也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似乎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包括为儿童的文学。儿童阅读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儿童阅读的重要之义是“亲近母语”，亲近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如何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精品佳作，有力而有效地推广到广大少年儿童中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代儿童几乎百分之百接受学校教育，在校园中成长。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内容主要是“语文”。由于极大多数语文课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因而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自然成了“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又与家庭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密切相关。儿童文学是联系家庭、学校、社会最紧密、影响最深广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走进校园、如何更好地做好全社会的阅读推

广，这已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任务与发展走向。

在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精品的阅读推广方面，各地出版社都在积极开拓资源，寻找适契与满足新世纪少年儿童审美阅读经验的最佳结合点，将一流作品送到孩子们手中。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精心策划、精心出版的这一套《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正是这方面的大手笔与重头戏。整套书系分为小说卷、童话卷、散文卷、诗歌卷，涉及到小说、童话、寓言、散文、报告文学、儿童诗、幼儿文学、儿童戏剧与电影等儿童文学主要文体，作者涵盖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既是回顾、检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原创（单篇）儿童文学成就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优秀精品佳作直接服务于中小学语文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惠及广大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工程。

时光雕刻经典，阅读升华精神。当你阅读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系后，一定会感受到精品文学所蕴含的情感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审美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城堡是由语言的肌理与砖石凝聚而成的，因而文学的力量最终是语言的力量，是语言艺术的高度、品质与生命。所谓文学经典，就是那些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表情，那些影响我们塑造人生、增加底气从而改变精神高度的东西。我们坚信，承续着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血脉、六十年共和国儿童文学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精神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必将为滋养、引领未来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作出更大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就！

美丽幻想编织的动人故事

樊发稼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儿童文学前辈贺宜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童话也是最富儿童文学特征的文学样式。以丰富美妙的想象和奇特绮丽的幻想编织而成的童话故事，不仅是千万少年儿童特别喜爱的精神食粮，也一向为保有一颗童心的成人读者所青睐。确实，真正优秀的童话作品往往是老少咸宜的。一篇特别精彩的童话佳作，人们小时候读了就会记住一生、受用一生。许多童话精品，无论是其动人的故事情节、优美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是其超拔新奇的想象和幻想、美妙的意境和深邃的理趣意蕴，都具有一种将大小读者的心紧紧吸引住的奇异魔力。因此，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常常把童话的发展状况及其达到的总体水准作为衡量和评判一个国家和地区儿童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这是不无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童话创作历经曲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涌现过一批深受广大少年儿童欢迎的童话名作，如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

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彭文席的《小马过河》、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包蕾的《猪八戒吃西瓜》、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和《“下次开船”港》等等。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童话园地一片荒芜。进入新时期以后，童话园地重新恢复勃勃生机，不仅老一辈作家奉献出了许多佳作，而且涌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如郑渊洁、周锐、冰波、葛冰、郑允钦等等。“传统型”“热闹型”“抒情型”——各种题材、各种技法、各种艺术风格的作品犹如竞开的繁花，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进入新世纪前后，又有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新秀加入到童话创作队伍中，如汤素兰、杨红樱、王一梅、肖定丽、谢乐军、张弘、保冬妮、葛竞、李志伟、王蔚、段立欣、刘北、吕丽娜、汤萍等等；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吴梦起、孙幼军、葛翠琳等，依然宝刀不老，不断有优秀新作问世；一些成就卓著的著名诗人，除继续写诗外，还转向童话创作，其中突出的有张秋生、金波、高洪波、王宜振等，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已经成为一枝姿彩独异的童话奇葩。总之，当下的童话园地，可谓百花争艳、异彩纷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中，含有童话作品两卷，精选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几代作家的近百篇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短篇童话佳作。这些作品，记录了一个“甲子”我国童话的发展轨迹，具有珍贵的文学史价值，同时也是今天广大小读者和童话爱好者的上佳文学读物。

童话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多用夸张、拟人、象征等表现手法编织奇异的情节。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无论“超人体”童话、“拟人体”童话，还是“常人体”童话，其基本主题指向都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童话作品的主人公等角色，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是花鸟虫鱼、兽禽木石，抑或神魔仙妖、巨人精灵，都有其“人”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性格特征。我们赏读优秀的童话，

不仅要阅读作品离奇精彩的故事，还要认真阅读体会作品优美的语言、高尚的情感，仔细领略其中蕴含的深邃的哲理意韵。诚然，真正的童话精品都是老少咸宜的，但由于其特别契合儿童心理特征的特殊的幻想品格，更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爱。童话佳作“往往把美妙的幻想和真实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能使儿童熟悉的事物发出奇异的光彩，也能把儿童感到陌生的复杂事物和现象，表现得适合他们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把一些严肃的思想、分明的是非观、强烈的爱憎情感寓于生动风趣的故事之中。因此，对于儿童视野的开拓、知识的丰富、思想的启迪、道德观念的培养，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童话充盈着积极的美好的幻想，是激发、培养儿童想象力的最好的文学形式；童话中优美的意境，绚丽多彩的描写也给儿童以美的享受。”（《儿童文学辞典》564页）

《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童话卷同时还选收了1949年以来优秀的寓言代表作近30篇。应该说，寓言（我这里指的是少儿寓言）和童话属于姐妹艺术。但寓言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较之童话更具鲜明的哲理品格和特质。俄国著名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说：“寓言是穿着外套的真理。”别林斯基则称寓言是“哲理的诗”。通俗地讲，寓言常常假借一个虚构的故事，来揭示某一种发人深思的道理。与童话相似的是，寓言故事亦富有幻想色彩，孩子们会从这些动人的幻想故事中，自然地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种种的人和事，从而激发和丰富他们的联想和想象。关于寓言对儿童的教育效果，我国著名寓言家金江在其《哲理的诗——略论寓言》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他指出：“寓言离不开比喻，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运用寓言的比喻故事来进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们教育小朋友不要骄傲自满，如果单纯地讲道理，小朋友听起来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印象不深。假如我们给小朋友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给他们的印象就深刻得多了，在形象的故事中使他们懂得骄傲必定失败的道理。这就叫做艺术效果，这就是寓言的特殊功能。”

1949年以来，我国创作寓言的作家不少，其中业绩卓著者有金江、黄瑞云、申均之、湛卢、仇春霖、凝溪、吕德华、叶澍、凡夫、雨雨、少军、钱欣葆、薛贤荣等，但专事寓言创作的不多，金江也许是个例外，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专门（或主要）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之一。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少儿寓言创作，写了半个多世纪、共一千多篇的寓言作品，被誉为“新中国寓言开篇第一人”，在他几年前出版的厚厚四卷《金江文集》中，绝大部分都是寓言作品；2006年在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中，金江的《乌鸦兄弟》是入选的唯一一本寓言集。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是全国一级学术团体，现有400多名会员，除少数寓言研究者外，基本都是寓言创作者。笔者忝为继公木、仇春霖先生之后的第三任会长，深感我国寓言文学事业尚有待得到各方面的更加关注和重视，以利更进一步发展振兴。由于篇幅所限，本卷选收寓言作品不多，但从这些入选的优秀寓言中，我们足可窥此独特文学品种之艺术特色于一斑。

【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出版有《儿童文学的春天》等评论集、《春雨的悄悄话》等儿童诗集、《将军和跳蚤》等寓言集。曾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评奖优秀专著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